



活 屍

列夫·托爾斯泰著

活 屍

六 幕 劇

芳 信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活屍

著者 列夫·托爾斯泰
譯者 芳信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套號(162) 字數67000 印刷0001—6500

31''×43'' 1/32 印張3 $\frac{3}{4}$ 定價0.38元

Л. Н. ТОЛСТОЙ
ЖИВОЙ ТРУД

據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П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譯出

內容說明

“活屍”是托爾斯泰晚年根據一個真實的案件所寫的六幕悲劇。劇中敘述一對夫婦，他們的關係不是以真摯的愛情，而是以不合理的法律和所謂的道德的約束來維繫的。丈夫普希塔索夫是一個放蕩的酒徒，迷戀着一個吉卜賽女子，妻子麗查也愛上另一個男人。丈夫爲了使雙方都得到自由，假裝自殺而出走。後來麗查和她所愛的人結婚了，但事前的真相終於被揭破，法庭想依法恢復他們的婚姻，竟使普希塔索夫真的自殺了。在這個劇本裏，作者猛烈地抨擊了資產階級道德的虛偽，並且對舊俄教會、法律及社會制度提出了嚴重的抗議。

登場人物

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普洛塔索夫。

葉麗查委塔·安得列芙娜·普洛塔索娃——他的妻子。

米沙——男孩，他們的兒子。

安娜·巴夫洛夫娜——麗查●的母親。

莎霞——麗查的妹妹。

維克多·米哈伊洛維奇·卡列寧。

安娜·得米特里耶芙娜·卡列尼娜——他的母親。

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克留柯娃——麗查的女友。

謝爾蓋·得米特里耶維奇·阿布林茲可夫，公爵。

瑪莎——吉卜賽姑娘。

● 葉麗查委塔·安得列芙娜·普洛塔索娃的愛稱。

伊凡·馬卡洛維奇——年老的吉卜賽，瑪莎的父親。

娜斯塔西雅·伊凡諾芙娜——年老的吉卜賽女人，瑪莎的母親。

米哈伊爾·安得列維奇·阿佛列莫夫

斯大霍維奇

卜特凱維奇

柯洛特可夫

伊凡·彼得洛維奇·阿力山大洛夫。

彼杜席可夫——書家。

阿爾傑米耶夫。

渥茲涅仙斯基——卡列寧的秘書。

檢察官。

檢察官的書記。

米里尼科夫。

彼特魯洵——律師。

青年律師。

大夫。

費嘉●的朋友們。

在吉卜賽那兒的軍官。

音樂家。

卡佳

嘉莎——吉卜賽人。

吉卜賽女人。

第一個吉卜賽人。

第二個吉卜賽人。

在法院旁聽的某太太。

在法院旁聽的軍官。

法警。

普洛塔索夫家的保姆。

杜妮雅莎——普洛塔索夫家的女僕。

普洛塔索夫家的聽差。

卡列寧家的聽差。

● 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普洛塔索夫的愛稱。

在小酒店裏的女人。

小酒店的掌櫃的。

小酒店的侍者。

警察。

門警。

在法院旁聽的人們。

陪審員們、聽衆、證人們。

吉卜賽合夥人的男女。

第一幕

第一景

第一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頭髮斑白的胖太太，穿着緊腰衣服，獨自坐在茶桌跟前。

第二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和端着茶壺的保姆。

保姆 您給我點兒開水好嗎？

安娜·巴夫洛芙娜 好。米士奇卡●怎麼樣了？

●米沙的愛稱。

保姆 他直鬧。太太自己這樣餵奶可真不好。她很痛苦，所以孩子也就跟着遭罪。她晚

上又不睡，還哭，那她還會有什麼奶呢。

安娜·巴夫洛芙娜 可是，這會兒她好像平靜多了。
保姆 才平靜呢。看着都難受。她一直邊寫邊哭的。

第三場

前場人物和莎霞。

莎霞 (登場。對保姆) 麗查在育嬰室找你哪。

保姆 來啦，來啦。(退場。)

第四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和莎霞。

安娜·巴夫洛芙娜 保姆說，她老是哭。爲什麼她不能把自己的心放寬呢。

莎霞 不，媽媽，您真奇怪。她跟丈夫，她孩子的父親分開了，您倒希望她平靜。

安娜·巴夫洛芙娜 不平靜，——可是做的已經做了。要是媽媽我，不但答應，而且高

與我女兒離開丈夫的話，可見這是他罪有應得。能够從這種壞人手裏恢復自由，從這種寶貝手裏恢復自由，就該快活，而不應該傷心。

莎霞 媽媽，您幹嗎這樣說呢？您知道，這是不對的。他不壞，而且，恰恰相反，他是個了不起，了不起的人，儘管他懦弱。

安娜·巴夫洛芙娜 唔，真是個了不起的人。只要錢一到手——自己的也好，別人的也好……

莎霞 媽媽，他從來也沒拿過別人的錢。

安娜·巴夫洛芙娜 拿妻子的，也一樣。

莎霞 可是，他把自己的財產都給了妻子了。

安娜·巴夫洛芙娜 在他知道他自己會完全花光的時候，他怎麼能不給呢。

莎霞 不管花光不花光，我只知道：跟丈夫分開，尤其是跟費嘉這樣一個丈夫分開，是不應該的。

安娜·巴夫洛芙娜 照你的意思，她得等到他把什麼都花光了，把他的吉卜賽姘頭帶回家來嗎？

莎霞 他沒有姘頭。

安娜·巴夫洛芙娜 真糟，好像你們大家全讓他給迷住了。可是他迷不了我；不，他辦不到。我看透了他，他知道。我要是麗查，那我在一年以前就不要他了，才不等到這會兒呢。

莎霞 您說得多容易！

安娜·巴夫洛芙娜 不，不容易。就我作母親的說，眼看着女兒離婚，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實說，這很不容易。不過，總比把青春斷送了的好。不，我感謝上帝，她現在下了決心，而且一切都完了。

莎霞 恐怕還沒完吧。

安娜·巴夫洛芙娜 只要他答應離婚就行了。

莎霞 那有什麼好處呢？

安娜·巴夫洛芙娜 好處就是：她年輕，還可以過幸福的日子。

莎霞 哦，媽媽，您這話真可怕；麗查是不可能愛別人的。

安娜·巴夫洛芙娜 既然她自由了，爲什麼不能？比你的費嘉強千倍的男人有的是，誰都願意跟麗查結婚。

莎霞 媽媽，這是不好的。我知道，您想的是維克多·卡列寧。

安娜·巴夫洛芙娜 爲什麼我不能想到他？他愛她愛了十年了，她也愛他。
莎霞 愛是愛，可是，並不像對丈夫那樣。這是從小的友誼。
安娜·巴夫洛芙娜 我們知道這種友誼。只要沒有阻礙就好了。

第五場

前場人物。女僕登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 什麼事？

女僕 太太打發門房送了一個條兒給維克多·米哈伊洛維奇。

安娜·巴夫洛芙娜 哪個太太？

女僕 葉麗查委塔·安得列芙娜，太太。

安娜·巴夫洛芙娜 那麼，怎麼樣呢？

女僕 維克多·米哈伊洛維奇回話說，他馬上就來。

安娜·巴夫洛芙娜 （驚訝）剛才我們還談他哪。我只是不明白這爲什麼？（對莎霞）你不知道嗎？

莎霞 我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安娜·巴夫洛芙娜 老是守秘密。

莎霞 等麗查來了，她會告訴您。

安娜·巴夫洛芙娜 （搖頭，對女僕）茶炊得燒一燒。杜妮雅莎，端走吧。

女僕端着茶炊退場。

第六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和莎霞。

安娜·巴夫洛芙娜 （對站起來想走的莎霞）結果是，像我所說的那樣。她剛才派人去請他了。

莎霞 她派人去請他，也許完全是爲了別的事。

安娜·巴夫洛芙娜 那麼，爲了什麼呢？

莎霞 現在，這會兒，在她看來，卡列寧就跟保姆特里霍諾芙娜一樣。

安娜·巴夫洛芙娜 哼，你瞧着吧。我還不知道她。她是需要安慰才叫他的。

莎霞 唉，媽媽，您真是一點兒也不懂她，所以您才這樣想哪。

安娜·巴夫洛芙娜 好吧，你瞧着吧。我高興極了，高興極了。

莎霞 咱們瞧着吧。（一面低聲唱着，一面退場。）

第七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一個人。

安娜·巴夫洛芙娜 （邊搖頭，邊嘟囔）好極了。讓他來吧……好極了，讓他來吧……對啦……

第八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和女僕。

女僕 （登場）維克多·米哈伊洛維奇來了。

安娜·巴夫洛芙娜 好吧。請進來，對太太說一聲。

女僕從裏門退場。

第九場

安娜·巴夫洛芙娜和維克多·卡列寧。

卡列寧（登場，和安娜·巴夫洛芙娜寒暄）麗查委塔·安得列芙娜●送了一個便條叫我來。

而我呢，本來打算今天晚上來看你們的，所以我很高興……麗查委塔·安得列芙娜好嗎？

安娜·巴夫洛芙娜 她好，孩子有點鬧。她馬上就過來。（憂愁地）是呀，是呀，真爲難……想必您都知道了吧……

卡列寧 我知道。前天接到他信的時候，我在這兒，難道這件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不能挽回了嗎？

安娜·巴夫洛芙娜 當然，還用說嗎。要是把這樣的事情再來一遍的話，那就太可怕了。

卡列寧 不過，凡事必須三思而行。活生生地切斷關係是很難的。

安娜·巴夫洛芙娜 自然難哪。可是，您知道，他們的結合早就有了破綻，所以斷絕關係比您看起來容易得多。他自己明白，在一切情形發生以後，他是不可能再回來的了。

卡列寧 爲什麼？

安娜·巴夫洛芙娜 在他有了一切惡劣行爲以後，在他起誓說決不再幹這種事情，要是

再幹這種事情，那你就放棄丈夫的一切權利而讓她完全自由以後，您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

卡列寧 是的，可是被婚姻所束縛的女子能有什麼自由呢？

安娜·巴夫洛芙娜 離婚。他答應了離婚，所以我們就該堅持。

卡列寧 是的，可是麗查委塔·安得利芙娜非常愛他。

安娜·巴夫洛芙娜 唉，她的愛遭受了這樣大的打擊，就談不到有什麼愛了。他又酗酒，又騙人，又沒信義。她怎麼能愛這樣的丈夫呢？

卡列寧 爲了愛一切都是可能的。

安娜·巴夫洛芙娜 您說——愛，但是怎麼能愛這種人——這種毫不可靠的沒出息的東西呢？您知道，現在弄得……（回頭看看門，便很快地繼續說下去）事情已經不可收拾了，

什麼都抵押出去了，錢也沒了。最後叔叔送來兩千盧布讓他付利息。他一拿到這筆錢就……不見了。妻子帶着生病的孩子坐在家裏老等，結果，收到一封短信——把他的襯衫和東西給他送去……

● 是麗查委塔·安得利芙娜的較親近的稱呼。